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十一

宋 李燾 撰

真宗

咸平五年春正月丁酉朔御朝元殿受朝 環慶路部  
署張凝領兵自白豹鎮入蕃界焚帳族二百餘斬首五  
千級降九百餘人毀芻糧八萬獲牛羊器甲二萬慶州  
庫嘉們等族桀黠難制凝乘其不備擊破之始凝出師

轉運使劉綜懼飛輓不給問計於凝凝曰今當深入因敵儲蓄可無慮也

壬寅謁啟聖院太宗神御殿初太祖太宗每歲上元歷幸佛寺然後御樓觀燈上自畢諒陰以啟聖院太宗降誕之地聖容在焉不欲為燕遊之所故前期徃拜至望夕乃幸他寺遂為定制 令河北廣銳戍卒三十指揮還河東以穀價騰涌省饋餉也

甲辰以右僕射張齊賢為邠寧環慶涇原儀渭鎮戎軍

經略使判邠州令環慶涇原兩路及永興軍駐泊兵並

受齊賢節度

專為經略使自此始開寶八年九月癸巳以并州東南路行營都監內客省使丁德

裕為常潤等州經畧巡檢使使名不專非事始也

夔州路轉運使工部員外

郎直史館丁謂加刑部員外郎賜白金三百兩以其綏撫有方蠻人安堵故也

丙午以西上閣門使孫全照為石隰州兵馬鈐轄屯綏州經度修城事調發兵夫二萬餘給其役時號州團練使慕興為石隰州部署全照密言於上曰興性率望詔

令一依臣規畫上以全照素剛執而興臨事多自任慮其不協方委全照乃命客省使麟府副部署曹瑑與興雨換馬興定州人也

丁未以戶部員外郎直史館曾致堯為邠寧等路經略判官賜金紫始張齊賢欲引致堯自助致堯謂齊賢曰西兵十萬王超既已都部署矣公徒領一二朝士往臨之超肯從吾指麾乎吾能以謀付與超而有不能自將乎若不得節度諸將無補也齊賢且告於上詔經略使

得自發諸州駐泊兵而已致堯既受命乃不欲行因抗  
疏言宰相向敏中以非功德進官臣論其不可用今臣  
受命未有效不敢冒章紱之賜朝論疾致堯狂躁詔下

御史獄鞫其罪責授黃州團練副使奪金紫

按實錄云致堯除判

官中謝日即賜金紫俄抗疏自陳王安石墓銘歐陽修  
神道碑並稱致堯先辭行召賜金紫遂云云似飾說也  
致堯以丁未日賜金紫戊申日奪之其抗疏則不得其  
日然致堯方中謝時實未始辭行既受賜乃悔因抗疏  
蓋將以釣奇取名耳此朝論所以疾其狂躁也大抵碑  
銘譽致堯過當而國史毀之亦已甚今叅酌刪修龍川  
別志云命致堯副溫仲舒安撫陝西致堯於閤門納疏  
言仲舒不足與共事輕銳之黨無不稱快李沆在中書

不喜也因用他人副仲舒而罷致堯按國史實錄則致堯所副乃張齊賢非仲舒也恐別志或傳聞之誤然所稱仲舒不足與共事疑致堯嘗指齊賢故國史實錄云致堯詞旨狂躁雖齊賢嘗薦致堯不當如此報之既云狂躁則反覆背恩亦未可知也齊賢竟罷經略並坐此故耶然致堯墓銘乃專論向敏中未嘗及齊賢也國史實錄皆不詳其

事今但從墓銘

初慶州發兵護芻糧詣靈州殿中丞

鄭文寶素知西邊山川險易上言必為繼遷所敗已而

轉運使陳緯果歿于賊

三年九月事

賊進陷清遠軍

四年九月事

文寶時居母喪服未除即命相府召文寶詢其策略文

寶因獻河西隴右圖且言靈州不可棄於是遣王超西

討乃詔復文寶工部員外郎同勾當陝西隨軍轉運使  
事

戊申吏部郎中直集賢院田錫權管幹當通進銀臺司  
兼門下封駁事後三日錫奏臣昨見差張齊賢充經略  
使曾致堯為經略判官鄭文寶為轉運使臣讀孫子兵  
書云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今未  
諭張齊賢曾致堯鄭文寶等盡知用兵之利害否若盡  
知利與害動無遺策方可委之經略邊事臣讀漢書高



祖稱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張子房今  
宰相樞密使是陛下運籌帷幄之臣不知曾議沿邊利  
害然後定差張齊賢等否昨楊瓊等不副陛下任使致  
失清遠軍糧草既委棄不少人民殺戮驅掠去亦不少  
今方當春時興發兵師雖救患防虞自合權變然聖人  
動必順時則天道助順今西戎為患非細陛下宜召宰  
相樞密使更訪以決勝千里之外籌謀不得輕敵翫寇  
致西戎謂中國無人也若是宰相樞密使面言不盡即

令直書利害必然之計畫一申奏必然謂蕃人至若干  
月必退若干月必來其來必勝其來必敗也若宰相樞  
密使有所見不同又不敢果決敷陳必然之策又忌見  
同列則乞陛下於便殿從上一二人獨召與語使盡其  
所見臣去年五月六日內殿起居所進轉對奏狀言宰  
相不諳練邊事今乞陛下檢尋再披閱又於去冬所進  
御覽第二卷曾引杜牧注兵書序引宰相不知兵之說  
望陛下亦重予細披覽况禮云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

也今邊境被敵入侵擾宰相樞密使不知以為辱乎不知以為恥乎若不以為辱又不知恥是孤負陛下任用是安於廟堂之上而不知危亂之將至也望陛下速宣召樞相逐一人人訪問所貴盡其所見免陛下宵旰之憂也臣之此言言出患入陛下若不密即失臣矣

據錫奏議

自注云正月十五日上今附此戊申十二月九日所稱去年五月六日轉對狀未見

錫再掌銀臺

每覽天下章疏有言民饑盜起及詔敕不便者悉條奏其事上對宰臣稱錫為得爭臣之體

此據本傳

壬子天賜州蠻向永豐二十九人來朝貢

甲寅契丹貴將蕭繼遠親吏劉澄張密挈其族歸順並  
補三班借職賜袍笏緡錢 增置廣捷兵五指揮先是  
太宗聞南方多以標槍旁牌為兵器命有司制之上即  
位令內臣蕭延皓取廣德兵教習之至是試於便殿頗  
精練上以為可用捕賊守隘故增置焉仍選神威等兵  
充其數 順安軍都監馬濟言請自靜戎軍東擁鮑河  
開渠入順安軍又自順安之西引入威虜軍以資漕運

仍於渠側置水陸營田以隔敵騎上曰此渠若成亦有  
所濟可從其請而徐圖之 梁顥等自河北使還言民  
有食野生牢豆者因持以獻上謂輔臣曰此豆乾硬苦  
澀何可食也又聞乾寧定遠等軍積水蔽田亦無此豆  
可采蚩蚩之氓益可憫念乾寧惠民倉有粟萬餘斛頗  
資賑揀耳

乙卯石隰州部署言李繼遷部下指揮使鄂朗吉等四  
十六人來附詔補軍主賜袍帶茶綵令石州給田處之

丙辰翰林侍講學士邢昺講左氏春秋畢召宗室侍讀  
侍講學士王府官宴於崇政殿賜昺等器幣衣服金帶  
加昺工部侍郎上謂輔臣曰南北宅將軍而下可各選  
純儒授以經義庶其知三綱五常之道也

己未邛州言兵沈興等二十六人謀叛伏誅

癸亥改命張齊賢判永興軍府兼馬步軍部署罷經略

使之職

史不載其  
故當考

甲子陝西轉運使劉綜言訪聞遷賊蕃部於赤沙索駝

路各置會貿易深慮誘熟戶叛渙請令本路部署潛軍討之上曰邊界市易往來若不戒而殺是暴也宜先諭民以條約如有違者即嚴譴之

乙丑免陝西去年逋租 上對宰相呂蒙正等於便殿謂曰每歲防秋全師聚于定州此國家舊制也若散屯士馬分路進討又恐兵力不一難遏賊鋒去歲會兵列陣逼近邊陲議者又稱飛輓芻粟不易偕行朕每遇將臣未嘗不與細論利害然多是衆所共知及已行之事

未有能出奇策者國家兵甲之數卿等具知今已復春時汲汲經營至將來猶慮不及中書樞密院可各述所見具今歲防邊宜如何制置條列以聞

丙寅

正月三十日此據田錫奏議

權管幹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

事田錫言臣今月二十五日所進實封為霸州乾寧軍死傷人戶等自二十六日至今又據莫州奏餓殺一十六口滄州奏全家餓死一十七戶雖有指揮下轉運司相度及減斛斗價賑糴即未見別行指揮若有司只如



此行遣實未稱陛下憂勞之心也陛下為民父母使百姓餓死乃是陛下孤負百姓也宰相調燮陰陽啟導聖德而惠澤不下流王道未融明是宰輔孤負陛下也今陛下何不引咎如禹湯罪已略降德音下饑餓殺人處州府使民心知陛下憂恤然後賑廩給貸以救其死若倉廩虛而饋運邊備尚未足即日無可給貸則是執政素不用心所致昔伊尹作相恥一夫不獲今餓殺人如此所謂焉用彼相今陛下可將此事以理道略面責宰

臣以下觀其何詞以對視其有無忤色有無憂色待三日後或決旬以來不上表待罪不拜章求退是忍人也有良相之為乎既非良相而猶用之則是陛下不以百姓心為心也若不別進用賢臣臣恐危亂之萌將來滋蔓難圖也語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今皇家富有萬國豈無人焉可於常叅官自來五日一轉對中觀其所上之言有遠大謀略經綸才業者可非次擢用若有其言而無其實退之以禮亦合理體不然則臣恐國家未

能早致太平也豈唯太平之未能致其憂患不獨在邊防而叛亂在內地也此是陛下續嗣先帝萬世基業之急務也所急之務莫先於此惟聖聰睿鑒詳微臣之言且可先降德音以禹湯責躬之意謝天以堯舜至仁之心待下使饑饉地分知陛下憂恤之心也

錫自注云正月三十日奏

今附本日

二月戊辰遣中使詣雄霸瀛莫深滄州乾寧軍為粥以賑居民京城衢巷狹隘詔右侍禁閤門祇候謝德權廣

之德權既受詔則先撤貴要邸舍羣議紛然有詔止之  
德權面請曰今沮事者皆權豪輩各屋室僦資耳非有  
它也臣死不敢奉詔上不得已從之德權因條上衢巷  
廣袤及禁鼓昏曉皆復長安舊制乃詔開封府街司約  
遠近置籍立表令民自今無復侵占會兗人劉暉僧澄  
雅訟執政與許州民陰搆西戎為叛者詔溫仲舒謝泌  
鞠問德權監之既而按驗無狀翌日對便殿且奏其妄  
泌對曰追攝大臣獄狀乃具德權叱之曰必欲陷大臣

耶若使大臣無罪而受辱則人君何以使臣臣下何以

事君仲舒進曰德權所奏甚善上乃可之

不知大臣謂誰今姑從本

傳溫仲舒時為禮書知開封府泌去年十二月以主客郎中知登聞院今年春同知貢舉四月知銀臺司仲舒

及泌鞠獄乃令德權監之未詳

庚午戶部使右諫議大夫王子與奏事長春殿疾暴作

仆地命中使掖之至第而卒上甚悼焉賻贈加等以其

子道宗方幼詔三司判官朱台符檢校其家子與止一

子而三女皆未笄道宗尋卒家屬寓居楚州子與妻劉

還父母家子與猶旅殯京畿後五年從弟上言願借官船載柩還鄉里鬻京師居第以錢寄楚州官庫備三女資送上憐而許之

癸酉詔比司帑廩者多收羨餘以為課績蓋出納之際有所重輕此可責而不可獎也宜令有司嚴加戒勵無使復然三司常言衣庫副使焦守節監香藥推場院歲課增八十餘萬當遷閣門副使上謂輔臣曰守節緣財利羨餘而遷橫行何以勸邊陲効命者止以為宮苑副

使

孫全照至綏州乃言築城非便朝論亦多異同丁丑詔  
知天雄軍工部侍郎錢若水與并代鈐轄陳興乘傳詳  
度之儻有所利急令施功如其不然即可罷役先是  
契丹入寇前陣保州招收小校解恕揚光美齊巒等奮  
不顧身摧鋒陷陣及大軍分退猶依山據險大詬殺賊  
以至陷沒上嗟憫之優恤其家仍錄其嗣

己卯以折中蜀糧事繁置原州通判一員 知鎮戎軍

李繼和上言昨自天麻川殺葉勒族後近界蕃部頗甚  
震懾即今自本軍西隴山外五百里已來諸族皆乞點  
集軍馬各於蕃界建立寨柵戍守要害然戎人之性本  
無仁義既資德澤亦用威懷若遷賊奔衝本軍量加殺  
戮則威令必振此輩益思助順如稍落奸計及被圍三  
五日出兵不及或抄取千族五族熟戶則此輩亦因而  
解體豈復有連衡之心臣愚以為國家事勢宜令邊寇  
每來百里之外先懷畏怯一舍之間即須敗衄豈宜使



目覩城隍更加攻守臣以為若移涇原一路部署於本軍屯戍最為利便何者蕃賊來往急於風颭既兵數不充則難於接戰若兵衆力敵急於交鋒乘其困乏決可圖捷勝又屯兵之所以糧薪水草為先今本軍薪水豐饒他處又部署司在此即內地州郡可減戍兵然後請移涇原儀渭隴五州二稅及邠寧涇原儀渭州商旅入中併於環慶及本軍三處充贍芻糧又環州至本州裁五百里請於本軍熟戶中開路直抵環州不過三百餘

里如兩路有急便交相應援賊若輕來抄掠則本路部署司與州兵可同掩擊如賊稍衆則不踰旬日兩路可以會兵用此枝梧理無不勝更請於環慶開路以達延州則橫亘千里可以互相照應況延州去石隰去麟府各不至遠請令潛相期約遞入賊境使其疲於奔命則彼將自救不暇安能更犯疆場吞併蕃部如此則三二年間加之水旱衆心必離因而拔攘則何寇不摧何賊不滅矣上曰繼和此奏頗亦盡心然其欲開環慶諸路

相應慮僻遠難行也 代州民李緒有罪亡入敵境州捕其家屬赴闕上曰聞緒本邊民頗有貲蓄儻行籍沒之法則緒無由歸況其罪亦未合緣坐亟遣還本州乙酉詔戍邊軍士疾病并戰沒者春冬衣聽給其家除果州官邸店本課外地鋪錢

丁亥高陽關都部署殿前都指揮使保靜節度使王漢忠來朝己丑以漢忠為邠寧環慶儀渭州鎮戎軍兩路都部署東上閤門使李允正為鈐轄如京副使宋沆為

都監領戍兵二萬五千人委漢忠分道控制 詔除合  
州赤水巴川二縣長利謝市樓灘三鎮酒稅錢以經寇  
殘弊也

庚寅西面部署司請以涇原環慶騎兵之半易河北步  
兵上曰西面惟涇原鎮戎軍川谷稍寬平餘多山險非  
騎兵所宜也即從其請

甲午審刑院上秦州私販馬條例自今一疋杖一百十  
疋徒一年二十疋加一等三十疋奏裁其馬納官以半

價給告事人從之先是侍御史知雜事范正辭嘗請於西北邊市馬樞密院言冒禁不可許詔特以廐馬賜焉三月丁酉朔詔吏部選人憂制闕者並放選著于令己亥京西轉運使張巽言襄州置營田務煩擾非常詔罷之縱民耕蒔

癸卯以右諫議大夫宋太初權管勾御史臺事時中丞趙昌言知雜御史范正辭坐事被劾故也先是案劾有罪必預請朝旨太初以為失風憲體獄成然後聞上時

論建之

甲辰御史臺上言右諫議大夫王化基先權中丞正衙  
常叅立中丞摶位內殿起居日立本官班今宋太初以  
右諫議大夫權臺事請定班制詔如化基例 河北轉  
運使耿望言准詔開鎮州常山鎮南河水入汶河至趙  
州功畢詔褒之 西京左藏庫使舒知白請於泥沽海  
口及章口復置海作務造舟令民人入海捕魚因察平  
州機事異日王師征討亦可由此進兵以分敵勢上曰

此事朕屢嘗詢訪先置此務已云非便即廢之盖近海小民翻與戎人往還數年前敵泛舟直入千乘縣亦疑有鄉導之者然何承矩近亦有此規畫宜下本路轉運司條上利害既而以為非便卒罷之知白元子也

元見  
乾祐

年元

李繼遷大集蕃部攻陷靈州知州內客省使順州團練使裴濟死之濟在靈州凡二年謀輯八鎮興屯田之利民甚賴焉及被圍餉道絕孤城危急濟刺指血染奏求

救大軍訖不至城遂陷戊申西面部署司以聞宰相等  
上表待罪詔慰諭之

己酉以馬步軍都虞候王超為永興軍駐泊都部署冀  
州團練使石普副之徙永興軍駐泊鈐轄六宅使順州  
刺史康繼英為慶州駐泊鈐轄與西面緣邊迭為應援  
入內副都知秦翰為環慶涇原兩路鈐轄與王漢忠李  
允正同其事備賊兵之侵軼也始超等至環州或云靈  
武已陷沒鄭文寶乃易冠服引單騎冒大雪間道抵清



遠故城盡得其實遂奏班師

庚戌比部員外郎直史館洪湛削籍流儋州工部尚書  
兼御史中丞趙昌言膳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范正  
辭並削一任昌言責授安遠行軍司馬正辭滁州團練  
副使推直官殿中丞高鼎主簿王化並削兩任鼎責授  
蘄州別駕化黃州叅軍先是有河陰民常德方者訟臨  
津尉任懿納賄登第下御史臺鞫得懿款云咸平三年  
補太學生寓僧仁雅舍仁雅問懿就舉有知識否懿曰

無仁雅曰我院內有長老僧惠秦者多識朝貴當為道  
達懿署紙許銀七銖仁雅惠秦私隱其二易為五銖惠  
秦素識王欽若欽若時已在貢院乃因欽若館客寗文  
德僕夫徐興納署紙欽若妻李氏李氏密召家僕祁睿  
書懿名於睿左臂并口傳許賂之數入省告欽若及懿  
過五場睿復持湯飲至省欽若遣睿語李氏令取所許  
物懿未即與而懿預奏名登科授官未行丁內艱還鄉  
里仁雅為文德惠秦輩所迫馳書河陰形於詛詈德方

者賣卜縣市獲仁雅書以告昌言且得其事白請逮欽若屬吏先是欽若為亳州判官睿即其廳幹及代歸以睿從行雖久事欽若而未除州之役籍貢舉事畢會州人張續還鄉里持服欽若託為睿解去名籍至是欽若自訴云睿休役之後始傭於家而惠秦未嘗及門欽若方被寵顧上謂昌言曰朕待欽若至厚欽若欲銀當就朕求之何苦受舉人賂耶且欽若纔登政府豈可遽令下獄乎昌言爭不能得乃詔翰林侍讀學士邢昺內侍

副都知閻承翰并驛召知曹州工部郎中邊肅知許州  
虞部員外郎母賓古就太常寺別鞠得懿款云有妻兄  
張駕舉進士識湛懿亦與駕同造湛門嘗以石榴二百  
枚木炭百斤饋之懿之輸銀也但憑二僧達一主司實  
不知誰何至是曷等緣懿識湛以為湛納其銀湛適使  
陝西中途召還時張駕已死甯文德徐興悉遁去欽若  
近叅機務門下僕使多新募置不識惠秦故無與為證  
又欽若固執知舉時未有祁睿而懿款已具遂以湛受

銀為實議法當死特貸之懿杖脊配隸忠靖軍惠秦坐受簡及隱銀未入已以年七十餘當贖銅八斤特杖一百黥面配商州坑冶仁雅坐詛詈懿杖脊配隸郢州牢城是獄也仁雅雖坐詛詈懿索銀而不窮用銀之端初王旦與欽若知舉出為同知樞密院事以湛代之湛之入貢院懿已試第三場畢及官收湛贓家實無物湛素與梁顥善假顥白金器乃取顥所假者輸官昌言等皆坐故入并及於責

此段實錄所書專為王欽若諱今用司馬光記聞及欽若新傳修入

甲寅詔鄭曹滑州今年秋稅及去年逋租毋得科折  
已未上親試禮部舉人得進士益都王曾以下三十八  
人九經諸科百八十一人並賜及第以曾等五人為將  
作監丞通判諸州餘及九經為大理評事知大縣諸科  
判司簿尉先是貢舉人集闕下者萬四千五百六十二  
人命吏部侍郎陳恕知貢舉恕所取士甚少以王曾為  
首及是糊名考校曾復得甲科時議稱之舊制試經科  
復舊場第始議進退恕初試一場即按通否去留之以

是諸州舉送官吏皆被黜責譴累者甚衆江南怨鄉里  
所斥尤多人用怨讟競為謠詠譏刺或刻木像其首塗  
血擲於庭又縛葦為人題怨姓名列置衢路過輒鞭之  
辛酉以環州蕃部都虞候王延順為本州馬步軍都指  
揮使延順頗知蕃落間事或有訟訴輒先詣其居官吏  
多詢之然後裁決至是石普等上言請授供奉官兼蕃  
落監押上曰延順本部民一旦擢為廷臣使與本州抗  
禮恐難制也故命以都校

癸亥遣使祭靈州陣亡將士贈裴濟鎮江節度使賙賻加等以其子國子四門助教德昌為太子右贊善大夫德基為著作佐郎德豐為太常寺太祝又以其兄信為

太子左內率府副率致仕

實錄稱環州陣亡將士誤也今從本紀

張齊

賢上書曰今朔方陷沒所慮緣邊蕃族中有從來二心者因此轉更扇惑熟戶致令向背賊遷因而乘之為患非淺則邊上要害城鎮且須留兵鎮守以安蕃漢人心環州至慶州中間默伯馬嶺以來城寨全然不堪今冬



以前須與修葺鎮我軍以南高店瓦亭雖近修完皆非  
固守之處彈箏峽內望早經度就可控扼處置一寨今  
朝那修寨處如堪守把即乞特令如法添修其潘原縣  
正當小爐谷蕃賊來路入戶甚多亦乞特發兵民牢固  
修葺及掘斷谷口路若邊上城鎮各有屯兵要害處城  
寨又皆牢固遷賊醜類自然息心無聞近年麟府緣邊  
失於撫御大族蕃部多已歸投繼遷如此則二三年間  
麟府州界蕃漢人戶漸更棄耗只如朝廷每年買馬不

補死數西北未平戰馬為急舊日女真賣馬歲不下萬匹今已為契丹所隔臣聞賊遷聲言向西涼云我與彼蕃自來無事蓋為萬山潛發人往彼萬一實有此言若不和誘西涼以防後患即必今年秋冬來劫鎮戎軍蕃部若斷却六谷入京道路即大梁小梁蕃部無路向化以至隴山後蕃族勢亦難保臣昨於緣路見勾回渭州賜六谷分物不覺寒心何者蕃部族盛兵多可以牽制遷賊者止一西涼而已不知何人畫謀恩澤已行為之

中輟且西涼蕃部多是華人子孫例會漢言頗識文字  
渭州往來與通事輩密熟豈不知有此給賜已到渭州  
又却勾回蕃部貪財尤重誠信朝令夕改豈可忽諸伏  
望深思邊計斷自宸衷結其歡心啗以厚利但是西蕃  
馬價比常時特與優饒至於酒饌特設務令豐足內為  
戰守之計外加撫綏之恩西涼與近西小蕃惟恃賣馬  
獲利既受朝廷恩信縱被遷賊阻絕道途固當深結讎  
怨使之自戰其理甚明若不早加防虞即鎮戎軍亦恐

難於固護矣

夏四月丁卯密本族開道使費州刺史尼瑪遣其子沁布入貢上嘉尼瑪數與遷戰關有勞授錦州團練使以其族弟資克為懷化將軍充本族指揮使沁布為歸德將軍充本族都巡檢使又令沁布籍其族酋長之數以聞出空名指揮使宣十五道軍主宣三道委知鎮戎軍李繼和填名給之

己巳以捧日左廂都指揮使朱能為懷州團練使右廂

都指揮使安贊為博州團練使天武左廂都指揮使元澄為瀛州團練使右廂都指揮使鄭誠為保州團練使殿前指揮使左班都虞候耿斌為雄州刺史右班都虞候周緒為濱州刺史並罷軍職尋以贊知貝州能知洺州澄知莫州誠知趙州斌知深州緒知冀州悉兼本州部署先是上謂輔臣曰元澄鄭誠耿斌人多稱之朕嘗召語觀其詞氣若有志操周緒亦頗知名止在宿衛無以見其才宜授郡符試之遷任庶盡其所長未能安贊

位元澄鄭誠之上素無能譽然不欲遽加罷斥姑例與

遷擢如實不堪退亦未晚故並命焉

朱能未詳

贊太原人

澄元

未詳誠鄆陵人斌信都人緒真定人也

庚午上謂知樞密院周瑩等曰國朝之制軍職有闕但  
權領俟三歲乃一遷補未及期以功而授止奉朝請而  
已今闕員處多乏人部轄須當亟與遷補即命瑩等按  
籍遞遷其屯戍於外及軍額在下素不該恩例者亦溥  
及之凡再旬而畢

辛未濱州言學究寇賓王以粟三千斛賑饑民授試大理評事 錢若水上言綏州頃為內地民賦登集尚須旁郡轉餉自賜趙保忠以來戶口凋殘今欲復城之用工計百餘萬又須廣屯戍兵倍于曩日且芻糧之給全仰河東其地隔黃河及大小鐵碣二山又城下有無定河緩急用師輸道艱阻且其城無險若修葺未備蕃寇奔衝則難於固守況此州城邑焚毀無尺椽片瓦所過山林無巨木不堪采用徒為煩擾絕無所利已罷其役

若水復詣闕面陳其事上甚嘉納初若水率衆過河分  
布軍伍咸有節制深為戍將所服上知之謂左右曰若  
水儒臣中知兵者也尋復遣若水巡撫陝西沿邊諸州  
聽便宜制置邊事及還拜鄧州觀察使徙工部員外  
郎同勾當陝西隨軍轉運事鄭文寶為河東轉運副使  
代太常博士施護以護為陝西轉運副使時文寶議再  
葺清遠軍環慶涇原都部署王漢忠言其好生事上以  
文寶生事無顯狀止令護換任焉

施護  
未見

以知鎮戎軍



李繼和兼涇原儀渭駐泊鈐轄初繼和慮緩急統帥不為應援累請濟師故令兼領四州兵其鎮戎戍卒部署亦摠之 詔陝西民輓送緣邊芻糧者賜田租之半

宋按

史本紀載壬申詔陝西民輓送緣邊芻糧者賜租之半此載辛未日下疑脫去壬申二字

癸酉命田錫以本官兼侍御史知雜事仍遣中使諭旨曰卿每上章疏所司不敢滯留朕皆一一親覽知雜之任朝廷甚難其人故以命卿仍不妨徐徐撰述或有見即具奏聞

上封者言御史臺推直推勘官大理寺詳斷官皆本司  
長官奏薦糾按讞獄之任當防朋比丙子詔兩司官屬  
有闕令兩省五品以上保舉以聞

丁丑知益州馬知節言州兵有不從王均為亂而能殺  
賊者已賜名忠勇升為禁軍而月給仍舊請選留其才  
勇者餘復退為州兵上曰此輩既名忠順安可斥退詔  
增其廩給如禁軍例又請令西州官吏勿留東人從之  
庚辰詔邊臣日具契丹事宜飛驛以聞三日遣指揮使

臣入奏懲威虜斥堠之不詳故也

壬午詔三司自今收掌簿書無使亡失其天下錢穀大數每年比較於次年條奏先是詔取天下民籍戶部不知其數及考其盈虛又稱亡失簿書故申警之仍令取天下戶口見數置籍校定以聞

甲申以殿前都虞候王繼忠為高陽關行營副都部署乙酉鄆州城畢以知州右司諫姚鉉為起居舍人直史館京東轉運使獎其勞也時沿邊大浚河渠契丹頗

撓其役又自威虜軍西入寇詔知雄州何承矩出兵以分其勢承矩慮敵知兵自本郡出即來修怨乃以無騎為辭止應詔遣小校楊萬金率卒五千自順安軍東出混泥城稱衆寡不敵而還上謂宰臣曰太宗朝翰林天文官孫士龍嘗請於北邊置方田及令民䟽溝塍可以隔礙戎馬當時為衆議所沮近有殿直牛睿者又言其事於卿等意何如呂蒙正對曰太宗已命方田使副而中外咸以為動衆勞費恐無所利當時武臣輩亦恥

於營葺遂罷之上曰今若行此亦制敵之長策然河朔屢有差役不可重勞宜喻有司徐經度之

丙戌賜深霸等九州民租有差水故也上以檢覆擾民俟奏稽緩但量其所傷而優復之

戊子江南轉運使刑部員外郎直史館陳靖入奏賜金紫江南自李氏橫賦於民凡十七事號曰沿納國朝因之而民困不能輸靖極論其弊詔為罷其尤甚者數事吏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田錫言臣昨蒙聖恩授

以憲職按六典及百司舉要御史臺故事自大夫中丞以下及三院御史沿革各有人數今闕班簿既無定員有侍御史三人有殿中侍御史一十二人有監察御史七人除邵晔在省司及施謂在患假餘皆差使在外却以他官在臺臣謂今之推直官僚乃是古之知推御史按唐會要興元元年敕知東推西推侍御史各一人臺司請令第一殿中同知東推第三殿中同知西推仍分日受事先所置推官二員請停又建中三年臺司奏其

知推御史差使改移舊例有推直官今請置兩員與本  
推御史同推敕旨依奏此蓋隨時沿革因事廢興也今  
三院共有二十一人或命親民或委釐務憲司之職似  
是而非朝廷用人如此未審又准近敕臺寺勘斷官令  
大兩省已上保舉臣謂雖令保舉終是他官臣昨在銀  
臺司見諸道轉運司或巡撫使察訪外任京朝官功過  
具姓名聞奏有中書劄子下審官院今欲乞指揮審官  
院檢前後中書劄子應三院御史二十一人中曾有貪

猥過犯者不得令在憲秩可改授他官其有清慎勤幹者不得令在外官可詔歸本職去推直因仍之號抽兩省保舉之敕所貴復臺司之故事存朝廷之舊規使百執事各正其名羣有司各親其職也

錫奏議自注云四月二十三日至今

附本日按錫以三月十二日授知雜御史

己丑擇三班使臣熟西鄙山川要害者自秦州入蕃界招馬時或言緣邊有路可入夷落因遣視之也 詔近日審刑院刑部大理寺每連署奏議不能執正多所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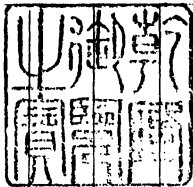
逮且法憲之司選才而授委之叅議當事詳明自今并  
須結奏

癸巳以金明縣都監兼新寨解家河盧闢路都巡檢供  
備庫使李繼周為西京作坊使永平寨界茨村軍主歸  
德將軍李繼福領順州刺史永平寨界小力鎮使李文  
真成平鎮使葉勒文義並為懷化將軍繼福等皆党項  
蕃族與繼周同嚮化故優寵之契丹新城都監种堅  
移文境上求復置推場朝議以敵情翻覆未之許知雄

州何承矩繼以請且言推場之設蓋先朝從權立制以  
惠戎人縱其渝信犯邊亦不之廢戎退商行似全大體  
今緣邊推場因敵騎入寇即已停廢去歲以臣上言於  
雄州置場賣茶雖貨並行而邊氓未有所濟望延訪  
大臣議其可否或文武中有抗執獨見是必別有良謀  
請委之邊任使施方略責其成功苟空陳浮議上惑聖  
聰只如靈州足為證驗况茲北敵又非平夏之比也於  
是聽雄州復置推場

承矩本傳載承矩請復置推場與  
三年所上同一疏按疏指靈州為

證若三年則靈州猶未陷沒豈當  
預言乎今移入此年底免牴牾



#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十四

二至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sub>臣</sub>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sub>臣</sub>周興岱

膳錄監生<sub>臣</sub>黃洲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十二

宋 李燾 撰

真宗

咸平五年五月丙申朔詔文武官年七十以上求退者  
許致仕因疾及歷任有贓犯者聽從便時告老者例得  
遷秩令錄即授朝官並給半俸主客郎中謝泌上疏請  
甄別之乃降是詔

戊戌封宣慈長公主為魯國長公主出降左衛將軍駙馬都尉柴宗慶宗慶禹錫之孫也特升其行令禹錫子之西南蕃王龍漢璣遣使來貢方物

庚子馮拯陳堯叟言與孫冕同省去三司積滯文帳及諸州無例施行文字二十一萬五千餘道減河北勾當京朝官使臣幕職七十五員時以聚兵防邊供饋甚廣乃命本路轉運使條經費之數大凡出多而入少上慮河南民輸送益勞弊故令籍州縣之少戶口及數員共

釐一務者并省之

四月五日挺  
等初領此事

壬寅國子博士知榮州褚德臻坐與判官鄭蒙共盜官銀德臻杖死蒙決杖配流先是本州勾押官趙文海勾有忠知德臻等事因諷主典曰官帑之物輒以入已一旦敗露必累吾輩德臻等聞之即與之銀一錠以滅口至是事發議罪判大理寺朱搏言文海等恐喝贓滿合處死審刑院以為蒙盜官銀尚從流配文海等只因揚言安可極法乃下其狀尚書都省集議既而翰林學士

承旨宋白等議請如審刑院所定從之

朱搏未見

詔集近

京諸州丁壯選隸軍籍時西北邊臣屢請益兵輔臣請以河北強壯充選上曰河北河東之民取而為兵其數已衆前年初置強壯嘗諭以永不充軍一旦籍之是失信也呂蒙正等曰闕兵非取於民不可得請於河南諸州籍丁壯量數抽取上曰如此必有騷動然戍卒未充衛士尚少不得已也既而中書樞密院列狀以聞請從前議乃可之

丙辰又籍振武軍



癸卯徙憲州於靜樂縣廢靜樂軍 代州言進士李光  
輔善擊劒令詣闕上曰若獎用此民間悉好劒矣賜食  
遣之

甲辰詔舊制內臣許養一子因循浸久頗聞踰法其令  
宣徽院置籍申明之時明台州等巡檢內品徐志通取  
百姓李勸等男四人為假子凡十一日懼罪還之又縱  
卒略民家小兒致其母抱兒投海死坐決杖配掃洒班  
因降是詔 上與輔臣論邊事指秦始皇漢武帝得失

因言方今州兵亦不可太盛須防之於漸唐自明皇後  
藩方逐帥坐邀旄鉞河朔三鎮終不能制此可為監戒  
也

乙巳屯田郎中判三司催欠司楊覃上蠲放天下逋欠  
計八百萬請付史館從之

先是定州路部署山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王顯表求致仕不許  
既而來朝復遣還屯顯固請丙午改授河陽三城節度上謂  
之曰卿先帝舊臣於國有功河陽近地可以卧治引年

告老非所宜也 環慶路部署言軍士涉雪討蕃部苦

寒有支體廢墮者今遣還京師上念其久勞不忍遽棄

令中使就賜緡錢藥酒以隸剩員凡三十三人廩給如

故自是遂為定例

隸剩員在七月  
丁酉今並書之

丁未上謂輔臣曰西北邊臣多請增築城壘既有勞費

又須益其戍卒況部署司各領重兵可以應援也皆不

許

戊申詔環州洪德寨淮安鎮戍兵每月別給緡錢是州

最近邊去井泉樵蘇極遠薪水之價倍他郡二鎮寨特甚故優卹之

已酉詔西路將士臨陣巧作退避者即按軍令不須以聞

庚戌皇城司言親從第二指揮使馬翰稱在京有羣賊願自緝逐收捕上謂輔臣曰朕尹京日聞翰以緝賊為名乃有三害都市豪民懼其糾察常厚賂之一也每獲賊賊量以當死之數送官餘悉入已且戒軍巡吏不令

窮究二也常畜無賴十餘輩俾之傾察其擾人不下於  
翰三也顧其事未彰敗不欲去之自今捕賊止委開封  
府勿使翰復預其事 初禮部尚書溫仲舒知開封府  
以繁劇求罷又面陳不堪外任願優游臺閣乃命刑部  
侍郎寇準代之

癸丑詔仲舒兼御史中丞以尚書兼中丞自仲舒始先  
是開封府有進士詣貢院觀榜其妻留舍或報其父母  
自遠至某所者妻急僦驢往省路逢醉人毆擊徑詣府

訟僦驢者懼證左滯留潛遁去府以醉人亦有指爪痕俱杖而遣之歸舍號哭其夫尋自外落第歸亦泣兩不相知妻徐告以被杖復詣有司訴冤不聽夫妻俱赴水死既而上聞其事大怒由知府已下悉遭譴罰時仲舒實在開封也

寇準以此月丁未權知開封府今聯書之開封府官被譴責此據江休復雜志史無有也仲舒力辭府尹必由此耳熊克九朝通略吳育云小刑責不可不謹也

丙辰遣使往邠寧環慶涇原儀渭隴廊延等州保安軍選保毅軍取二萬人各置營本州號振武升為禁軍上

曰當今邊防闕兵朝廷須為制置蓋不得已也俟疆場

寧靜乃可消弭耳

壬寅藉河  
南民兵

先是契丹入寇保州緣邊都巡檢使深州團練使楊嗣  
莫州團練使楊延朗率兵禦之部伍不整為敵所襲士  
馬多失亡戊午徙定州鈐轄西上閣門使李繼宣為緣  
邊都巡檢使內殿崇班王汀副之召嗣及延朗赴闕引  
見詰責將按其罪謂殿前都指揮使高瓊等曰嗣延朗  
素勤蓋勇於戰鬪今特宥之庶收其後效也

王汀  
未見

壬戌詔開封左軍巡使京官知司錄及諸曹參軍知畿  
縣見知府並趨庭設拜 侍御史知雜事田錫言臣伏  
覩近日多雨秋稼頗傷近京諸州積潦為害加以差遣  
使命點集鄉兵人情不安物聽可駭謂一家雖有數口  
三丁抽兩丁定以強壯之名備於緩急之用雖不刺面  
各遣歸農其如終隸軍名向去須在戎伍當北敵未賓  
之際值西戎為害之時豈不知臨時抽差以補正軍闕  
少如此壯丁父母逐家妻男有哀慟之哭聲實感傷於



和氣朝廷宜制理於未亂樞相當經始而圖終臣訪聞  
國家府庫稍虛倉廩不實不然則何以急急於聚斂財  
貨孜孜於備禦邊防況廟堂無人軍旅無將居崇官者  
皆莫知危言之士食厚祿者悉坐觀成敗之人邊上奏  
報繼來戎人侵軼漸近其好佞言而安聖心者則曰國  
家何患無遠慮而有近憂者不過聖駕親征望陛下以  
宗社為憂乞陛下以芻蕘可聽臣每奉聖旨凡有見聞  
即令數陳敢不遵守干冒宸衷

錫自注云五月二十  
二日奏此今附月末

六月丁卯賜豐州團練使王承美銀器百兩絹百疋茶三百斤承美內屬但依舊官例給俸時麟府部署言其貧故有是賜工部郎中陳若拙知處州若拙前任京東轉運使被詔時三司使缺若拙自謂得之及至授刑部郎中知潭州若拙大失望因對固辭且言常任三司判官及轉運使今守湖外反類責降又言父母老不願遠適上曰潭州大藩朕為方面擇人所委不在轉運使下輔相舊臣固亦有出典大藩者卿其勿辭若拙懇請

不已乃追新授告敕而有此命上謂宰臣曰士大夫操  
修必須名實相副若拙前使鄆州就徙為本路轉運使  
加賜金紫謂其幹事委以方面改官未久仍令遷職而  
貪進擇祿如此乃知取士擢才必須審慎頃有黃觀者  
或稱其能選為西川轉運使輒訴免尋絀知閬州自後  
無敢然者今若拙固當譴降大凡朕之用人豈以親疎  
為間苟能盡瘁奉公有所樹立何患名位之不至也  
黃觀未見  
中書以朱搏議趙文海罪不當請用兵部郎中查

陶代之陶道從兄也上曰聞陶亦深文何可用宰臣言  
當今習熟法令未有如陶者乃許之己巳命陶為秘書  
少監判大理寺其後楊億知審刑院陶屢攻其失又命  
代億焉陶持法深刻用刑多失中前後坐罰金百餘斤  
皆以失入無誤出者

億知審刑院在六年六月九月罷今并書之

壬申以黑山北莊浪族首領隆伊克為安遠大將軍美克  
為懷化將軍

癸酉河東轉運使宋搏請點晉絳慈隰州定羌軍大通

監丁壯為兵上以擾人不許李繼遷復以二萬騎進  
圍麟州金明巡檢使李繼周擊之圍未解麟府濁輪部  
署曹瑑請濟師上曰麟州據險三面孤絕州將戮力足  
以禦賊但憂城中乏水既而賊果據水寨詔發并代石  
隰州兵援之又以六宅使宋思恭為并代鈐轄管勾麟  
府軍馬

宋思恭管勾麟府兵馬實錄在此月辛巳今從本紀并書之

先是詔戎臣

條上今歲防秋便宜知威虜軍魏能知靜戎軍王能高  
陽關行營都監高素言敵首若舉國自來賊勢稍大請

會兵于保州北徐曹河之間列寨以禦之若敵首不至則止令三路兵犄角邀擊高陽關副都部署劉用定州鈐轄韓守英請於沿邊州軍量益師徒若敵首南侵即選驍將銳旅自東路入攻賊界皆圖其地形以獻於是御苑東門對輔臣內出二編令詳閱之曰卿等前議布陣亦指曹徐河之間今諸將之謀盡在此矣呂蒙正等請令轉運使於保州威虜靜戎順安軍預積芻粟詔從之守英祥符人用相州人也

高素未見

初馬步軍都虞候王超召還上問以邊事超言今歲出師請止如去歲規畫若欲交戰則宜寨於保州北威虜軍南上曰不須力戰但控扼備禦不失機便可也超曰去歲於大陣之外別招奇兵謂之前陣今歲令都部署統之上語輔臣曰大陣兵已倍向來之數去歲於天雄軍莫州北平路及前陣別布師旅此繫朝廷機事今卿等欲以王超為都部署或受命之後固有此請其何以答之呂蒙正等曰此固不可從也上曰既任以間外則所奏

請安可不從宜召至中書樞密院再詢其方略於是咸  
言超才堪將帥乙亥以超為定州路駐泊行營都部署  
殿前都虞候王繼忠副之入內都知韓守英為鈐轄上  
謂守英汝腹心之臣遠戍邊鄙切須盡心令上下輯睦  
若知敵中事宜尤當詳審不可虛發士馬以致擾動

李繼遷率衆攻麟州四面負版薄城者五日知州閻門  
祇候衛居實屢出奇兵突戰及募勇士縋城潛往擊賊  
賊皆披靡自相蹂踐殺傷萬餘人丁丑

十三日

繼遷拔寨



遁去

戊寅呂蒙正因對言唐太宗征高麗親負土不能克其城而旋隋煬帝伐遼致寇盜羣起前監不遠唐太宗踵而行之識者所不取也上深然其言

唐太宗踵隋帝之失淳化四年蒙正

已因對及之今復有是言必非史官誤載也

高陽關都部署關藩臣無可遣者宰相請輟宣徽使授之時知樞密院王繼英為北院使周瑩為南院使上以瑩頗習軍旅事已卯命瑩為永清軍節度使俾領其任

仍兼三路都排陣使瑩隸人有錢仁度者頗擾軍政與虎翼小校劉斌相競為殿直閭渥所發詔勿問止徙它

軍

瑩為高陽部署實錄在七月甲午今從本傳并書

上未聞靈州捷奏詔延

州部署會李繼福所部兵於要路設伏掩擊李繼遷

甲申詔諸路部署副部署鈐轄都監等有用奉使印者

令少府監各鑄本司印賜之上對輔臣於便殿出河

北東路地圖指山川要害曰北敵入抄濱棣之民頗失

農業今冬若再來朕必過邢洺之北驅逐出境以安生

聚呂蒙正等咸請精選將帥責其成效車駕毋勞自行  
上曰若此卿等宜各畫必然之策以聞

乙酉環慶涇原兩路並請益兵先是遣兩路都部署王  
漢忠等領兵五千為後殿而邊臣慮應援不及詔發虎  
翼卒三千與漢忠會以六千屯環慶路二千屯涇原路  
召漢忠赴闕罷兩路部署及鈐轄之職

丙戌左衛將軍樂州刺史楊海進請老授左衛大將軍  
以其二子死王事特令月給實俸五十千

考海進二子  
死事何地

詔審刑院詳議官大理寺權少卿詳斷官不限在職  
月日但本官滿三年者即與遷秩 詔御史臺勘事不得

奏取旨及於中書取意

此據會要附見  
不必在丙戌也

丁亥以知雄州何承矩兼制置屯田使先是承矩兼屯  
田事及以侍禁閤門祇候馬濟知順安軍亦兼屯田事  
承矩言與濟品秩有異所兼之名則同故特加使額焉  
壬辰上始聞麟州捷奏謂左右曰遷賊猖狂以來未嘗  
如此喪敗加以威虐脅從其衆若頻有奔竄人心必離

易為圖也詔以衛居實為供備庫使通判以下並遷秩  
各賜錦袍金帶仍令籍立功將士以聞初城乏井泉而  
被圍之際暴雨沾洽人皆置器鑿池以貯之城外雖有  
泉水列寨為防而垣牆闊遠難於固守至是遣使於河  
東部并匠至州開鑿上因欲激厲邊將乃賜環慶部署  
以下詔書諭所以賞居實等之意既又聞居實母郭氏  
寓居潞州遣使存問起封汾陽郡太君麟州之被圍  
也衛居實遣單介間道乞師於太原諸將以無詔猶豫

未決并代副部署張進獨抗議發兵赴援既至而圍解  
手詔褒美

癸巳定州路部署王超言緣邊有强梁輩常於兩界居  
止擾動疆場請厚給金帛募充散官從之

是月都城大雨漂壞廬舍東南隅地形尤下上累遣覘  
視軍營中皆有積水命卒伍遷就高阜處官舍安泊仍  
賑卹之民壓死者賜其家布帛因謂輔臣曰陰氣為沴  
得非時政有所未協下情有所未達耶卿等宜廣思闕

失以答譴誠

秋七月甲午朔日有食之 詔以冬至有事於南郊

詔諸州應點充強壯戶租賦止令就本州輸納有司勿得  
支移 石隰路部署言本路緣河至蕃部界皆山險請  
以步卒代廳子軍六指揮朝議亦以此軍本綏夏之民  
石州近賊境恐越逸非便乃命徙於磁相州 知鎮戎

軍李繼和言築軍城畢詔繼和領平州刺史

此據本傳

乙未遣使完葺京城軍營應諸處工役悉罷諸州因霖

雨壞軍營有出軍而家屬在營者賜緡錢時都下積潦自朱雀門東抵宣化門尤甚有深至三四尺浸道路壞廬舍城南流水皆入惠民河河復漲溢詔遣使馳往河上按視有陂池古河道處疏決之

丙申以鄧州觀察使錢若水為并代經略使判并州上新用儒將未欲使魚都部署之名而其任實同也河東轉運使司封員外郎宋搏屢以秩滿請代朝議謂搏善於其職就加祠部郎中賜金紫兵部員外郎直史



館馬亮自西川轉運使代還奏事稱旨賜金紫命知潭  
屬縣有亡命卒剽劫為鄉人患鄉人共謀殺之在法當  
死者四人亮謂其僚屬曰夫能為民除害而乃坐以死  
此豈法意耶即批其案悉貸之 初殿前侍衛卒有犯  
至死上令閣門祇候錢昭晟專往錄問或言其非便於  
是始令閣門祇候迭往 昭晟未見  
戊戌幸啟聖院太平興國寺上清宮致禱雨霽遂幸龍  
衛營視所壞垣室勞賜有差

己亥殿前都指揮使保靜節度使王漢忠坐率兵西討  
違詔無功責為左屯衛上將軍逾月出知襄州未上道  
暴得疾遂卒上甚悼惜之謂左右曰漢忠好學知書帥  
臣中亦不易得然秉性剛愎受任不能盡心比罷旄鉞  
庶能循省冀可復用遽茲淪喪深可憫也詔贈太尉命  
中使護喪事漢忠深沉有識略軍政甚肅每行師詰旦  
必焚香祝曰願軍民無犯吾令違者一毫不貸故所部  
無盜賊又輕財好施賓禮儒士慕賈島李洞為詩居常

讀書手不釋卷名稱甚茂以是自矜尚故羣帥不悅之  
殿直安守忠鄭懷德皆乘驛詣邕受事漢忠待守忠懷  
德不厚遂相與捃摭漢忠密以聞漢忠黜死二人之力  
居多懷德洛陽人與守忠皆襄邸攀附者也

十月末田  
錫疏可參

考

施州屯兵備溪蠻歲仰它州饋餉峽民甚苦之權  
知州事臨汝寇瑊請行和糴之法而償以鹽兵食遂足  
轉運使丁謂因言溪蠻入粟實緣邊寨柵頓息變萬諸  
州饋餉之弊臣觀自昔和戎安邊未有境外運糧給我

戎兵者請以其事付史館先是蠻人數擾邊上召問巡  
檢使侯延賞曰蠻人何欲延賞曰蠻無他求所欲唯鹽  
耳上曰此亦常人所須也何以不與之乃詔諭謂謂即  
取詔傳告陬落羣蠻感悅因相與盟約曰自今有入寇  
者衆殺之且曰天子濟我以鹽我願輸以兵食自是邊

穀有三年之積焉其謀蓋自瑊發之

據寇賊傳云施州蠻叛傳運使以城

權知施州先是戍兵仰它州餽糧而多不給賊至請行和難之法而償以鹽軍遂足而丁謂所奏遂沒城謀今

參取刪修侯延賞未見

庚子詔水災州軍伺候檢覆慮有勞擾宜令轉運使體量即與蠲放仍遣使齎詔馳往免嘉州峨眉山普賢寺田租

辛丑錄沒王事軍校子六十一人遷三班奉職未仕者補東西班殿侍優其廩給

乙巳詔近京諸州經水處或艱食為盜每兩州置使臣一人量給兵仗警巡宰臣呂蒙正等因對言昨中山會兵不深入討敵蓋所全者大上曰民惟邦本本固邦

寧朕熟計之北鄙屯盛兵止為庇民耳 先是嶺南輸香藥以郵置卒萬人分鋪二百負擔抵京師朝議病其煩擾詔戶部判官凌策與諸路轉運使規制之策請陸運至南安軍即泛舟而北止役卒八百大省轉送之費策宣州涇人也 知開封府寇準言宣化門外有古河可疏之以導京城積水詔遣使臣同經度之

辛亥荆湖北路轉運使監察御史王挺為殿中侍御史仍領使挺撫五溪蠻不擾秩滿求代故獎而留之挺明

子也

壬子命度支使梁鼎與河北轉運使耿望計度饋邊芻糧先是三司止移文責成外計未嘗有所規畫故專命之上覩臣僚以不和聞者謂宰相曰大凡謗議雖周孔亦不能免但當持公守正而已此輩偶有違言不能包容致成嫌隙朕審究枉直未嘗輕議貶絀今將帥牧守朕固知其不易非人事物情盡與留意則不能集國家之事而成已之善苟人之所欲不妨於事勉而從之

公途王事必可行矣然臣下鮮能適中或殘刻害生人或弛慢妨公理凡事自有中道若常守之無不至善如朕理天下覺稍急則緩之寬則人慢復振舉之臣下亦能如是即無悔吝矣

癸丑夔州路轉運使丁謂言高州刺史田彥伊子承寶並諸頭目官族共百二十二人歸附詔許入朝賜器幣冠帶以承寶為管内山河九溪十洞撫諭都監

招諭承寶據寇

賊傳亦其功也



甲寅詔有司每行幸翰林學士侍讀侍講樞密直學士  
並從不須臨時取旨

乙卯上曰今歲北面戍兵已議用去年規畫徙前陣居  
後以遏遊騎朕思壯陣形而扼空缺莫若募強壯所在  
團結附大軍為寨柵戶部判官梅詢亦嘗言之因出其  
章示輔臣即遣使往河北召募仍給鎧甲其虜獲悉付  
之有功者別加酬賞

丙辰遣使齎詔書就終南山召种放赴闕仍賜絹百疋

錢十萬先是判永興軍府張齊賢復條上放操行請加旌賁且言臣前在中書親奉先帝德音欲行下不次之澤臣緣未知本末不敢奏陳今茲出守始熟其為人故也時緣邊禁旅多分守城寨而帥臣以部隊鮮少為言上令六宅使劉承珪馳往環慶等州選廂軍之材勇者得四千五百人付諸寨城易禁旅歸部署司使悉充行陣咸以為便云

丁巳遣使修築環慶儀州城

戊午翰林學士梁周翰言今後稍關機密乞下本院先具詔本進呈取定可否更不將付中書本房詔應中書取索詔敕草本先實封送中書看詳定寫進

壬戌契丹裕悅部下大林寨使王昭敏等歸附賜衣服錢帛補昭敏鎮將於許州給田歸之洪德寨主侍禁

閤門祇候段守倫言戎人入寇抵城下率兵擊走之獲羊馬器甲甚衆賜守倫袍帶將士緡錢守倫瀛州人也癸亥詔增川峽路京朝使臣等月給添支及羊直令如

銅錢界其知州公用酒亦如之

韓國華傳云國華為峽路轉運使舊制川峽官

俸緡悉支鐵錢資用多乏國華奏增其數至今便之疑即此國華使峽路在至道末會要俸門有國華入奏年月當考實錄於十二月己巳又書今止一書之至道三年十月又咸平三年五月可考

詔進奏

院自今河西陝西幕職州縣官進實封文字即與收進

八月甲子朔羣臣表上尊號曰崇文廣武應道章德聖

明仁孝不許自是凡三上繼以面請卒不許 詔河北

陷敵民田宅前令十五年許人請佃自今更展五年

石隰州副都部署耿斌言河西蕃部教練使李榮等率

屬歸順

丙寅環慶路部署張凝言本路都監如京副使宋沆與知環州如京副使張從古領兵離州襲殺蕃寇官軍有傷死者上曰凝在環州而沆等擅出襲寇曾不謀於主帥邊將如此何以成功萬一有所奔軼西鄙實可慮也貪功失機罪宜不赦遂遣使按問既而責沆為供奉官從古為內殿崇班

己巳詔常時諸蕃進奉使至而所由司或漏其人數致

犒設不均自今令具名送內侍班

庚午知鎮戎軍李繼和奏駐泊保捷軍乍至邊陲乞量  
賜緡錢其逃亡者請即按軍令上曰此軍曾經選擇若  
稍加訓練可謂精兵近日逃竄者多蓋繼和峻刻少恩  
不能撫下國有常法豈可踰之其特支錢令有司以繼  
和奏著宣命中俾軍士感其惠上以繼和勲戚之家故  
為覆護焉 詔河北諸軍部署如進軍北向須萃定州  
轉運司以飛輓之艱慮成勞費其令深入偵候若契丹

諸部入寇可止令本道防扞或敵首自至即飛驛以聞  
辛未前知杭州工部侍郎張詠言指使殿直龔元稍有  
勞績請賜遷擢元本兗州豪族詠奏以自隨頗干預郡  
政上素聞之詔令勿復隨詠

壬申上謂宰相曰臣僚出使復命言官吏能否或多不  
實朕洞見情偽俟密察顯狀當黜以為戒又言內侍使  
陝西教閱者還奏儀州軍士生梗已科懲本都將校此  
使但令教閱豈得擅行紕罰寄班使臣奉命出外多作

威勢朕每署狀戒約且邊事動息又須要聞知若遣三班使臣即畏避不敢公言早歲靈州巡檢王承序境上磔人承受使臣都不具奏遂決杖降職自是無敢隱蔽今當申警之

癸酉以知閬州國子博士黃觀權益州路轉運使代屯田員外郎張巽以巽為陝西轉運使代太常博士李易直以易直知衛州巽與知益州馬知節不協迭相論奏易直先與錢若水經度邊事在道縱酒少檢故有是命



仍令知節兼本路轉運使事如有大事與黃觀同議  
先是歸義節度使譙郡王曹延祿及其弟瓜州防禦使  
延瑞並為族子宗壽所殺宗壽遣牙校陰會遷入貢上  
表言延祿等謀害臣臣奔瓜州緣軍民苦延祿之政遂  
相率圍沙州延祿延瑞即自殺衆迫臣統領兵馬權留  
後事及遣弟宗文權知瓜州求賜旄鉞朝廷以其地本  
羈縻務在撫懷乃授宗壽歸義節度使宗文知瓜州宗  
壽子賢順為衙內都指揮使妻汜氏封濟北郡夫人

保州監押侍禁趙希素國之疎屬也上聞其不任事令

知州趙彬察之彬奏如詔旨戊寅罷希素所掌隸本州

指使

實錄并載張遂等二人  
今從實訓止載希素

近制京朝官任中外職事受代者考課引對多獲叙遷  
而計司三館不與茲例有久次者庚辰內出倉部郎中  
直秘閣潘慎修等六人姓名並令遷秩館職如故

癸未僧睿則上封事薦道近臣諸將又言與故相呂端  
有舊多密說敷揚之事上曰此數事端果嘗奏陳然端

為宰相安肯以時政漏於外耶必有竊聞而陰使之者耳凡所言朝廷事及禁衛列校等差廩祿輕重無不周悉如唐朝搆朋黨排擯有位不為難矣輔臣退而相謂曰朋比之事上雖細必察斯臣下之深幸也

僧審則未詳本末當

考呂誨補正惠公傳以為誣陷者李惟清也然惟清咸平元年已先卒矣今略刪取增入

乙酉詔醫師療疾當按方論若輒用邪法傷人膚體者以故殺傷論時涇州民毛密以禁術療民妻繩縛手足桃杖擊之自初夕至二鼓死陝西轉運使劉綜言其事

故條約之

丙戌六宅使劉承珪言慶州淮安鎮尤為衝要屯兵甚衆而部署在環州每有緊急則道出慶州信宿方至若自默伯鎮直抵淮安纔八十里路不甚險環慶路部署張凝遣戍卒開修已畢望量益默伯鎮兵以為諸路之援從之石隰州副都部署耿斌言河西蕃部指揮使伊朗南山等四百餘人來歸賜袍帶茶綵口糧仍令所在倍存恤之

本紀是月乙酉石隰部署言河西蕃族伊朗南山等來歸與此編所載丙戌日下小

異

戊子邛部川蠻王遣王子離歸等二百九十人來貢方物詔河北忠烈宣勇軍選自鄉民無人承替者雖老病不許停籍自今委無家業人代之故令自便命諸州置縣尉弓手營舍度支請增權場院入中金價上曰國家所急者軍儲金非切要之物罷之

初運卒有犯繫四排岸獄無親屬者率飢病不聊生庚寅詔自今量給薪米使之全濟

先是契丹降人無所依於京城南置院處之是月幽州民趙祚與妻蘇來歸既而趙州民蘇翰詣登聞院訴蘇即其女請并趙祚還其家賜衣物緡帛遣之

九月甲午知鎮戎軍李繼和言戎人入寇夜抵城下後二日再至繼和與都監史重貴出兵拒戰重貴中重創敗走之大獲甲騎有詔嘉獎別出良藥繡帛牢醴賜重

貴

重貴未見

上謂左右曰頃有使自鎮戎還言戎人夜填長

壕越古長城而入伏騎城側而本軍始知洎出兵賊已

據險故無功此蓋失於偵邏故也及其再至則既先設  
備故有此捷耳又西涼州入貢蕃部張僂儼言夜入鎮  
戎軍境直抵城隅門尚未閉而不逢警巡者其慢防蓋  
如此因戒邊城嚴斥堠繼和習武藝好談方略頗知書  
所至幹治然性剛忍御下少恩整衆過峻部兵終日擐  
甲常如寇至較閱之際杖罰過當人多怨焉上屢加勗  
厲終以極邊恐緩急人不為用遣如京使張志言代還  
既即路軍中皆恐其復來其虐如此志言渭南人也

先是麟府屯重兵仰河東饋餉雖地里甚近而限以長河土人利於河東民罕至則芻粟增價上嘗訪使邊者言河廣才數十步乙未詔轉運使鄭文寶於定羌軍府州河上經度造浮橋

丙申遣如京使苗忠等四人率兵往河北京東提點捕賊

戊戌高陽關部送歸順奚人吹賚漢口李美各賜衣服緡錢以吹賚隸渤海直美給田處之



己亥涇原部署陳興言鎮戎軍去渭州瓦亭寨七十餘里中有二堡請留兵三百人戍之上曰此蕃寇走集之處兵少難固如興所請亦可備剽掠道路之患或有侵軼即令會兵擊之詔西面沿邊修築城壘及供軍防城器用勿以擾民

庚子蕃寇近邊令涇原環慶鄜延麟府等路嚴加警備俟便討擊無得輕進自困兵鋒

癸卯大理寺請廂禁軍自都指揮使至副都頭及請班

差權管指揮使員僚如犯法並委有祿之官定斷從之  
丁未詔向者南郊優賞有司失於規畫或經歲時不為  
給遣宜令諸道預為計度無得復然

戊申种放以幅巾入見于崇政殿命坐與語詢以民政  
邊事放曰明王之治愛民而已惟徐而化之餘皆謙讓  
不對即日授左司諫直昭文館賜冠帶袍笏館于都亭  
驛大官供膳上謂宰臣曰放亦有就祿仕意且言跡孤  
朕諭以俟升班列必見朝廷清肅排擯之事無敢為者

賞一人可勸天下矣

己酉放表辭恩命上令宰臣召問之又知放與同知樞密院陳堯叟有舊令諭旨且曰朕求茂異以廣視聽資治道如放終未樂仕亦可遂其請也放至中書為宰臣言主上虛懷待士旰食憂民如此放固不敢以羈束為念宰臣以聞詔遂不許其讓居數日復召見賜緋衣象笏犀銀帶魚及御製五言詩又賜昭慶坊第一區加帷帳什物銀器五百兩錢三十萬中謝日賜酒食於學士

院光寵之盛近所未有也 詔麟府州熟戶蕃族隨官  
軍討賊者特給芻糧 西邊謀者言戎人有路出鎮戎  
軍原州之間分抵原涇州而部署兵多在渭州之西去  
涇州稍遠乃詔發騎兵千五百人屯涇州

庚戌鹽鐵使王嗣宗度支使梁鼎戶部使梁顥同對嗣  
宗進曰嘗蒙陛下宣諭朕不合管錢穀細務然所憂者  
蓋為天下生民耳方今國家經費甚繁賦入漸少雖陛  
下勤儉之德冠於古先其如冗食尚多耗蠹猶廣更宜

庶事減節不然則用度不足復重撓於民矣上曰朕所  
憂者正此耳嗣宗曰河北關西邊事未息興師十萬日  
費千金國家兵革非不精士卒非不衆在乎擇將帥嚴  
號令用之得其宜則何往不利臣等會議事有可減省  
者願條列以聞從之

辛亥麟府部署曹璨言偵知戎人入寇領兵進擊不遇  
賊而旋上曰此蓋察之不審致士馬勞頓饋餉益困吾  
民乃降詔約束焉

壬子詔川峽官吏使臣規避遐遠務為不協速期受代

自今復然者當行勘責就移遠處

與明年六月詔相類

先是有華人亡入蠻境乃與蠻俱來朝貢以冒賞賜丙辰詔知益州馬知節辨認釐革之

戊午冀州團練使石普自言能為火毬火箭上召至使殿試之與輔臣同觀焉

庚申延州言戎人來寇金明都監李繼周擊走之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十三

宋 李燾 撰

真宗

咸平五年冬十月癸亥朔詔并汾二州大通監得替幕  
職州縣官自今免其守選

丙寅西京府六谷首領博囉齊遣使上言李繼遷送鐵箭  
誘臣部族已戮一人繫一人以聽朝旨詔褒之聽自裁處

丁卯以盧多遜子寬為襄州司士參軍寬雍之弟雍既

卒乃復錄寬及寬考滿詔仍給其俸

寬考滿給俸在三年二月今并書

己巳遣使齎藥賜鎮戎軍將士以其地瀉鹵早寒人飲水多疾故也 鹽鐵使王嗣宗言自今三司奏事有可

紀者請令判使一人撰錄送史館上曰三司務繁若日有著撰必妨公務可令逐季錄送

乙亥參知政事王欽若言司封員外郎高如晦頃知蔡州逃主戶二千五百九家失國賦五萬三千餘貫薦士



有十石之繆在官無三異之稱罔知省循冒進詞狀且  
曰陛下止見臣面不見臣心不能恤臣故令擯斥狂躁  
之甚乃敢若茲臣請以審官院考課文籍并如晦所進  
狀付有司施行詔下御史獄案其罪如晦坐削兩任貶

沂州別駕

高如晦  
事當考

丙子詔諸州亡命卒捕獲決訖者經二十日乃令赴役

知萊州齊化基獻白鷹詔還之

化基不詳邑里大中祥  
符元年九月以職敗

戊寅詔河東轉運司河西戎人歸附者徙內地給以閒田

遂州觀察使陸文偉言諸州大辟案上委本判官  
錄問或有初官未詳法理慮其枉濫非朝廷重惜民命  
之意也乃詔自今並須長吏通判幕職官同錄問詳斷  
先是上於龍圖閣藏太宗御書已卯召近臣觀之上手  
執目錄以示近臣謂曰先帝聖文神筆朕集綴既久至  
於題記時事片幅半紙及書在屏扇或微損者悉加裝  
背已三千七百五十卷矣

辛巳涇原部署紮內屬蕃部之謀叛者九十一人赴闕

請誅之上曰戎心反覆蓋其常爾國家方推恩信以示  
招懷貫之可矣乃命分配諸州給閒田處之并賜糧種  
癸未洛苑使李繼和言鎮戎軍控扼邊要望擇防禦團  
練使莅之上曰屢有人言緣邊州軍宜如往制止除牧  
守朕熟思之但得其人斯可也前代兵權民政悉付方  
伯其利害亦可見矣

初左領軍衛將軍薛惟吉不能齊其家妻柴氏無子惟  
吉有子安上素與柴氏不協柴既寡盡蓄其祖父金帛

計直三萬緡并書籍綸誥以謀改適右僕射張齊賢定娶之自京兆遣牙吏約車來迎行有日矣安上詣開封府訴其事府以聞上不欲寘于理命有司即訊柴氏柴置對與安上狀繆異上不得已下其事於御史獄柴因擊登聞鼓訟兵部侍郎平章事向敏中賤買惟吉故第又常求娶已不許以是教安上誣告母且陰庇之上以問向敏中向敏中言實以錢五百萬買安上居第近喪妻不復議姻未嘗求婚於柴也上亦不復問柴又伐鼓

訟益急遂并其狀下御史獄鞠之乃齊賢子太子中舍宗誨教柴為詞遂驗問柴之臧獲發取瘞藏得金貝僅二萬計安上兄弟素不肖先是嘗爭競財貨遂有詔不許其貿易父祖貲產而向敏中乃違詔貿其居第令安上日出息錢二千御史獄索要契驗向敏中所署字非一體鹽鐵使王嗣宗素忌向敏中因對言向敏中議娶故駙馬都尉王承衍女弟密約已定而未納采上詢於王氏得其實因面責向敏中以不直丁亥向敏中罷為戶

部侍郎張齊賢責授太常卿分司西京宗誨削一任貶  
海州別駕柴用蔭贖銅八斤安上坐違詔貿居第著之  
以所得瘞藏金貝贖還其居第仍令臺府常糾察焉既  
而上謂呂蒙正等曰向敏中所負如此騰於清議不可  
不加黜免朝廷進退宰輔亦非細事卿等更思持正守  
道以輔朕躬先是翰林學士宋白嘗就向敏中假白金  
十錠向敏中靳不與於是白草向敏中制書極力詆之  
有云對朕食言為臣自昧向敏中讀制泣下 詔天下有

竊買祠部牒冒為僧者限一月於所在陳首釋其罪違者論如律少壯者隸軍籍

先是麟府部署曹璨請遣別將王萬海

萬海未詳

屯豐州與

王承美同主戎事上曰豐州迂僻不足為邊隅杆蔽故命承美自庇其部族朝廷因授團練之任俾之防遏受俸同蕃官例今若復委萬海又須挽運芻糧非惟分兵力久益勞民不可許也於是豐州言修城工畢又請葺護水城上曰若再興版築勞民亦甚矣不若量留戍兵扞部族之

耕種如寇至即歸部署司併力拒戰足以張軍勢而免勞  
內地民力也三司小吏賈用自北面部署司主案代還上  
封言部署兵籍機事皆親吏掌之及主帥受代即攜文簿  
以去使後來者無所檢案因致漏泄庚寅詔西北面部署  
司自今擇從行使臣主兵馬機宜事勿復委親吏待御

史知雜事田錫言伏覩內殿起居近罷轉對封章迭送今

已踰年

復令百官轉對在三十年十一月壬午此云罷已踰年當考或罷字誤景德三年四月乙未又

今羣臣轉對豈咸平五年嘗罷轉對而史失不記乎

在班行之中頗有竊議蓋為



上章應詔並無旌酬失儀被彈即有責罷雖左右巡使  
見失儀不敢不彈在輔相大臣知此事不合不奏國家  
比開言路將導化源既欲求其讜言又不捨其小過雖  
彈是非之論寧符虛佇之懷況芻蕘之詞尚有可採豈  
簪纓之列略無所長蓋未嘗獎一嘉謀亦未曾降一優  
詔今郊裡俯近屢賜將行可令中書檢尋轉對分其優  
劣奏其姓名或降獎諭敕書或與轉改官秩所貴知陛  
下鑒其用意感陛下賞其盡忠表明君好諫之心彰至

仁待下之意臣又覩近敕戒勵大臣謂其不守廉隅多置資產祿厚而不知恥者尚應嫌恨官崇而能自省者豈不憂慙斯乃陛下示之以止足之訓詞責之以貪饕之顯過然敕文尚有漏略事意未得精詳蓋文武班官僚不該戒勵似王者命令有失均平更須頒行詔書遍下分明條貫在京則已行止絕外郡則未有指揮況近畿關隴之間悉大臣資產之地好利忘義未知云何擅富兼貧一至於此可以檢郡縣稅籍自然見公卿戶名

其務殖貨財不知紀極以貪化下安得風俗淳和忘國  
憂家豈今官吏廉潔今敕命施行之後兼文武豪富之  
家可於赦書更布新令食厚祿者不得與民爭利居崇  
官者不得在處回圖此乃申明舊章備載前史可師古  
制以戒貪夫臣又聞有勞績稍殊未與區別有刑禁久  
滯未與辨明今略舉一二言之其如都官郎中李韶差  
在廣濟河令催輦運訪聞自前界分每年般得八萬餘  
石今來李韶界分一年般得四十五萬石未見酬獎却

歸東京又聞屯衛上將軍王漢忠頗讀儒書甚知方略輕財重義臨事有謀未嘗交結中官亦不曲奉同列昨赴京闕似失聖恩遽令歸班又差典郡聞於輿論疑其被讒今已云亡孰不嗟惜臣今聞奏貴陛下細知慮侯伯之中有素秉忠良不事權貴介然公直因致讒言况臨事有謀者求之實難輕財重義者尤不可得良將之體漢忠得之未諭此時棄而不用今若有似王漢忠輩望陛下選擇用之注意求之推誠待之必有英傑可副

指呼又聞齊州制勘公事頗甚淹延著作佐郎張檢國  
子博士張瓘並是制勘使臣欲望宣令對揚問其事意  
或法寺受人請囑固稱奏案未圓或上司有人主張使  
令詣闕披訴張檢等必一一聞奏望陛下亦一一審詳  
又訪聞密院中書政出吏胥行遣只檢舊例無舊例則  
不行樞相商議別無遠謀別無遠謀則多失失於邊計  
者去年失清遠軍今年失靈州失於邦計者不知府庫  
有無不知倉廩虛實戎夷深入則請大駕親征將帥無

功則請聖慈裁斷所以倉廩盈虛過不在樞密院邊防  
動靜事不屬中書因此相承寔以成例聖恩若且任用  
則不失享富貴聖旨若令罷免則不過歸班行昔漢之  
三公若罷免則放之歸農若誅戮則賜其自盡其任用  
既重則黜責非輕操國柄者所以不敢不盡心持兵權  
者所以不敢不盡節今則不然臣下得優逸而君上但  
焦勞勞逸失於尊卑實為倒置也故陰陽不順水旱不  
調法令滋章盜賊多起尚率京城父老與百辟千官五

度上章請加尊號賴聖君英睿以為天不可欺御劄丁寧示志不可奪必斷來表深愜羣情由是見宰相以甘言佞上求聖知以國計軍機非已任蓋自來任重責輕之所致也今之所急者國家帑藏無餘錢倉廩無積粟但急備邊之用不思經國之謀地愈荒而黎民愈貧事彌繁而資貨彌少官吏自救過不暇國家欲求治實難若加以水旱之災乘以戎夷之患不知在廟堂者用何智略總軍兵者作何籌謀臣不曉機務但以稽古聞於

達聰望陛下詳臣所言聽臣所奏賞罰二柄不必一一問中書通變萬機不必一一由密院然後所切者辨認讒謗察訪忠良速究危亂之已萌早覺衰微之有漸也

錫自注云咸平五年九月二十一日按錫稱近敕大臣不守庶隅多置資產蓋指宰相向敏中也向敏中罷相在十月丁亥不應在九月便有此奏當是九月字誤今移附十月

十一月壬辰朔詔麟州給復一年

癸巳命度支員外郎李士衡內殿崇班閤門祗候李溥詣陝西諸州增酒榷之課時士衡言陝西榷酤尚多遺



利今西鄙屯戍至廣經費實繁望遣使經度其事可濟  
邊用而不擾民故有是命由是歲增錢二十五萬馬

本志

云萬餘緡今  
從李溥傳

甲午六谷首領博囉齊遣使來貢馬五千匹詔厚給其  
直別賜綵百疋茶百斤仍宴犒其部族 雄州言偵得  
契丹調兵將謀入寇上曰北敵知郊祀有日張此虛聲  
以聳邊境耳輔臣言北面雖有兵備而押陣使臣猶在  
輦下宜令進發詔使臣有在河北河東及近京諸州者

可就遣之

乙未民有自眉州來貢奉者上念其遐遠詔禁止之

辛丑享太廟前一日微雨至是開霽

壬寅合祭天地於圜丘大赦諸路欠咸平四年已前殘  
稅河北河東欠五年貸糧并天下逋負昇州廣德軍率  
分錢洪筠州臨江軍酒麴脚錢婺州竹園虛收孳生竹  
四十億六千一百五十一萬悉除之申嚴銷金衣物之  
禁初議南郊三司使王嗣宗等以郊祀經費繁重請

止行謁廟之禮而推慶賜宰相呂蒙正曰前代傳郊謁廟蓋因災沴今無故罷祀典禮無據上曰不惟典禮無據郊壇一日之費所省幾何殊非寅恭事天之意也因詔三司非裡祀所須並可減省於是省應奉雜物十萬六千功九萬九千左藏庫監官郭守素言淮南昇潤州細絹價高望不給冬服留充郊祀賞給可獲數倍之利上曰朝廷方覃大慶豈復規小利也罷之郊祀禮畢有司請用是月丁亥或辛亥大宴時許國長公主在

殯上曰主以丙午啓攢此二日柩方在途未葬之前朕情所不安咸曰王者禮絕暮上曰禮能行之即為例矣因詔用乙巳大宴就未啓攢之前也

丙午大雪上謂宰相呂蒙正等曰昨郊祀之際重陰變晴今茲成禮又獲嘉雪朕以薄德託於人上守祖宗基業日謹一日不遑寧居至於奉天事神未嘗不夙夜祇戒惟恐未臻治道而靈貺荐至蓋天意敷佑烝黎亦卿等調燮之力豐年可期矣

太常少卿盧之翰在廣州無廉稱上以職方員外郎直

史館凌策熟南海風俗戊申賜策金紫命往代之翰徙

之翰知永州

之翰傳云與轉運使凌策不叶策發其陰事按策傳此時在朝廷不在南海也策固

嘗為轉運使

蓋前此矣

己酉以皇子祐為左衛上將軍封信國公宰相執舊

典請加王爵上不許

庚戌左僕射平章事呂蒙正加司空門下侍郎平章事

李沆加右僕射羣臣咸以序加恩

十二月丁丑宋白等劾

楚王

元佐為右羽林衛上將軍

按宋史本紀是日楚王元佐為右羽林軍上將軍雍王元

份守太傅充王元傑守太保曹國公議者云唐德宗朝元儼同平章事此編所載似有脫文

六軍各置統軍秩從二品羽林龍武神武是也十六衛

置上將軍與統軍同左右衛驍衛武衛威衛領軍金吾

監門千牛衛是也今楚王當為統軍而以上將軍命之

且王前為左金吾上將軍按儀制金吾在統軍上將軍

之上是則王乃降秩非遷秩也有司失於討閱矣

壬子詔陝西振武軍士逃亡捕獲曾為盜及情理蠹害

罪至徒者所在處斬訖奏杖罪部送闕下首身如舊法振武兵皆取自鄉民俸錢惟五百而他物給半及其逃亡則依禁軍罪至死上以其祿廩頗殊而條禁太重故有是命

癸丑以職方員外郎分司西京樂史直史館史年七十餘於是奉留司表入賀上召見嘉其筋力不衰且篤學好著書故授以舊職悉取所著書藏祕府史與其子黃目俱直史館時人榮之

乙卯以內侍高品張仁恭為內侍省內侍殿直仁恭從  
晉國長公主積歲頗勤幹主為言求遷秩上以仁恭遷  
殿頭高品而給事主第其名非便故特置此職命之仍  
給殿頭高品俸料

已未令近京諸州募強壯願充軍者給衣服裝錢送關  
下

庚申河陽節度判官清池張知白上疏曰臣聞創王業  
期於無窮者必政事為基是以王業盛者其政事必經



久可取遠大可法然後速見治平之運竊以古今之言  
事者鮮不以防邊為急務故多舉西北二隅攻守之事  
以獻方畧由是奇兵之謀紛然競興夫五行之中金為  
兵以五事配之則金為義兵之為用實不可去也乃知  
言弭兵者罪莫大焉窮兵者亦罪莫大焉夫史籍所載  
京師為陽而諸夏為陰盖取諸內外之義也陽主生物  
陰主殺物故知四夷擾邊不足異也在制之有道爾又  
和樂為陽愁苦為陰王者必先內和人心而後制四夷

此崇陽抑陰之義也臣伏見去春大雪今夏暴雨稽洪  
範之書則繫乎咎惡之文伏惟陛下自即大位日謹一  
日而復溫厚恭肅祇畏勤儉討論方冊思廣治道聖德  
無缺則咎惡何從而起豈非政令之間有不便於天時  
者乎今夫春者發生之月也可生而不可殺也國家每  
歲春夏將交之時禁止採捕是仁及鳥獸而不聞禁決  
死罪夫人者萬物之靈豈不重於鳥獸今建寅之月三  
元之始孟夏乃是正陽之月於卦為乾况正律所載有

秋分已前不決死罪之制月令當春則曰無肆掠謂不可以陰政犯陽又曰宜行仁而不可以舉義事及夏則曰挺重囚出輕繫並無決死刑之文唐朝悉依此制若罪在十惡尤為巨蠹者則決不待時自唐氏失馭政事多隳今刑統內惟存晉天福七年敕立春立夏兩日不決死罪蓋以天福之間方為戰國天下生靈犯罪戾抵淫刑者不可勝紀殺戮之刑僅無虛日故不可全避春夏盛德之月止取其兩日以代兩季今天下每歲所決

大辟至鮮一歲之中凡有二十四氣每氣各主十五日  
臣以為天下列郡每歲所決死罪雖不可禁春夏兩季  
亦可於立春立夏氣至之時各禁十五日以應一孟之  
節全發生之陽氣若罪在十惡決不待時者亦可改斬  
為絞以免流血之刑自餘雜犯死罪若有已斷具獄可  
取半月外行決其邊防屯兵之地以軍法從事者不在  
此限又按禮經季夏中氣之後十五日不可興土功為  
土將用事氣欲靜也請詔天下每歲起季夏中氣後至

立秋節半月內非邊陲防警捍敵浚城及完治隄防以禦水害餘並不得起創土功其整葺頽隳者不在此限臣又聞周禮六官其一曰秋官主刑又月令孟秋中氣之後則命有司繕圜圜具桎梏斷薄刑決小罪秋風則申嚴百刑斬殺必當無留有罪無或枉撓此並順上天行肅殺之令也命使決獄多不拘於此時或在三春或當九夏雖勤恤庶獄慮有滯留其如未順四時之令也欲望自今除盛夏仍舊降詔恤刑每歲自孟秋中氣後

秋分前遴選周行分道決獄如此則順天行刑萬務必  
久而又四方之風謠因之得以知列郡之綱條因之得  
以振且一歲之中必順令決獄與其行之於別季不若  
行之於此時臣又聞先王垂訓重德教而輕刑罰所以  
見王道之盛也今法令之文大為時所推尚自中及外  
由刑法而進者甚衆雖有循良之吏亦改節而務刑名  
也然則刑法者治世之具而不獨任必參之以德教然  
後可以言善治矣夫德教之大莫若孝悌若捨此而欲

使民從化是猶釋利械而求濟於無涯之津也故宜旌  
勸孝悌以厚風俗臣伏見朝廷明有詔命優恤孤窮無  
告之民令異其姓名別為一簿每遇有科徭賦斂則令  
去重就輕蠲勞為逸斯則蘇疲羸療疾瘵之一術也其  
如官吏鮮能奉行成制鄉縣之內因而別致慘舒若令  
佐盡得其人則孤窮無告之民皆得上簿不得其人則  
委之人吏責自鄉胥徇私任情移易貧富嗷嗷之民孰  
敢吐一言以伸訴散為沉庸委棄溝壑是故將欲興禮

義在舒民心將欲舒民心先在均貧富欲均貧富先在正簿書然養民之道郡踈而縣親故知百里之長不可不精採擇蓋列郡之牧數至少而睿鑒可以周知邑宰之任官至卑而朝廷難以徧察夫親民之官廉而不明者則失於馭下明而不廉者則失於徇私必待廉明兼備中和在躬者然後可用是故備其位者則多中乎選者彌少邦國至大也庶官至衆也有人而置諸散地未可知也當其位而不能使盡其心亦未可知也臣是以



夙夜為國家思求人之術宜歷選周行有經公舉者擢而用之使先蒞大邑試其政事暮年之間較其成績苟能正其簿書均其戶籍而孤窮之民得庇者為上然後酬之以不次之恩臣又聞聖人居守文之運者將欲清化源在乎正儒術古之學者簡而有限其道粹而有益今之學者其書無涯其道非一是故學彌多性彌亂至於經史子集其帙殆萬在於前者悉謂之古法在於編者悉謂之古書殊不知法有可法不可法也書有可傳

不可傳也若盡使知之則可謂勞而少功博而寡要當年不能究其學累世不能窮其業今進士之科大為時所進用其選也殊其待也厚進士之學者經史子集也有司之取者詩賦策論也故就試者懼其題之不曉詞之不明惟恐其學之不博記之不廣是故五常六藝之意不遑探討其所習泛濫而無着非徒不得專一又使害生其中何為其然且羣書之中真偽相半亂聖人之微言者既多背大道之宗旨者非一若使習而成功得

不糅淳粹之性蕩中正之氣其為吏也安能分挈治柄  
使教令不黷哉中庸曰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孔子  
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是知為儒不可不重其所習董  
仲舒曰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今夫  
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  
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此仲舒譏漢之失引春秋大  
一統之說言諸侯統於天子不得自專亦猶百家之說  
不得與聖教並進懼乎亂皇王之大道也今之世望漢

之世其章句之學彌盛而異端之書又滋多乎數倍矣  
安可不定其成制哉況夫儒者之術不以廣記隱奧為  
博學不以善攻奇巧為能文若使明行制令大立程式  
每至命題考試不必使出於典籍之外叅以正史至于  
諸子之書必須輔於經合於道者取之過此並斥而不  
用然後先策論後詩賦責治道之大體捨聲病之小疵  
如此則使夫進士之流知其所習之書簡而有限知其  
所學之文正而有要不施禁防而非聖之書自委棄於

世矣不加賞典而化成之文自興盛於世矣上覽而嘉

之召知白赴闕試舍人院除左正言

此疏常刑修正傳又太畧今姑存之

十二月壬戌朔石隰副都部署耿斌等言准詔徙河西  
投降雜戶隸石州平夷等縣給以閒田今州界絕無曠  
土上曰此輩凡二萬餘戶雖署以職然未有養生之計  
慮其失所宜令轉運司籍部下逋民田給之

乙丑賜侍禁劉守素白金百兩守素繼元之子以貧求  
外任上曰朕知其貧已嘗賜與然廣南西川江南諸國

僞主親屬率多窘乏此僭侈之後不知稼穡艱難靡費無度之所致也

己巳知寧化軍劉永錫製手砲以獻且言戎寇攻逼城

壘唯此可以抗拒詔緣邊造以充用

劉永錫未見

西涼府

及密本族各遣使來貢上曰靈州河外賀蘭山側有大涼小涼部族甚盛舊與賊遷修好朕慮其合勢為患近累得邊奏知與賊遷有隙迭相攻掠今西涼密本使來可召問其委曲因其歸俾齎詔撫諭令助討遷賊俟立

功則重賞之

壬申遣使分詣黃汴河視守凍軍士其冬衣未給者就製與之 開封府言諸司獄空無繫囚詔獎之

先是公主郡縣主以下諸親外命婦之入內者因誕節郊祀許奏戚屬恩澤初無定制於是有求補閣門祇候者上以宣贊之職非恩澤可授乙亥詔自今叙遷者至

殿直止

實錄於明年十一月甲寅重出此詔今不取

丁丑以宰臣呂蒙正李沆並無門下侍郎舊制三師三

公左右僕射平章事並無兩省侍郎先是學士宋白梁周翰草二相加恩制書遺忘舊制既而上問白等白等不能對第請改正不復降制止帖麻用印重寫告身白等各罰一月俸 涇原部署陳興等言若賊衆奔突則請并東山隴山等七堡兵入鎮戎軍合力以拒賊詔許之仍令遠其斥堠其七堡芻粟軍器防城什物等無得多畜

壬午賜京城老人祝道岳爵一級道岳百十九歲率其



徒百五十四人上尊號上嘆其壽考故獎之餘賜時服  
茶帛 廣南轉運司言新州劉鋹日因運茶歲久積  
棄以其價數十萬分配部民郭懷智等百餘丁輸之遂  
以為常民貧力所不逮請均賦諸縣詔悉除之 先是  
麟州界首領拉爾結瑪等三族千五百帳以濁輪寨失守  
相率越河內屬遂分處邊境既而帥臣屢言拉爾結瑪常  
往來賊中恐復叛去乃命徙置憲州樓煩縣遣使賜金  
帛慰撫俟賊界寧謐即放還

濁輪寨失守史不  
曾載其月日當考

上以龍圖閣及後苑所藏書籍尚多舛誤欲重加雠對  
甲申詔流內銓於常選人內擇歷任無過知書者十五  
人以聞命吏部侍郎陳恕知制誥楊億試之於是得館  
陶尉大名劉筠等七人給本官俸料大官供膳就崇文  
院校之踰年而畢並授大理評事秘閣校理

丙戌令審官院考校京朝官今任及五年已上無贓私  
罪者以名聞當遷其秩諸路轉運使副令中書進擬

是月上謂宰臣曰御厨歲費羊數萬口市於陝西頗為

煩擾近年北面堆場貿易頗多尚慮失於畜牧呂蒙正言洛陽南境有廣成川地曠遠而水草美可為牧地即

遣使視之

會要乃咸平五年十二月事或移見他處則當削彼存此熙寧三年五月二十一日始罷

買權  
場羊

是歲契丹稍侵掠邊境所在擊走之卒不深入於十一月甲寅北面諸州奏敵騎悉散去上曰吾固知其虛聲也輔臣曰陛下頃者不令趣遣押陣使臣聖斷誠得之

實錄於十一月甲寅書北面諸州奏契丹遁去事無首尾今削去特著此事於歲末

詔自來臣

條奏異姓親及門客或除簿尉賜出身自今並罷之止

許奏同姓親如當除簿尉者授試寺監主簿已有官者

不得求遷

會要稱五年無其月

侍御史知雜事田錫言

錫奏議無月日

因改五年附此

竊覩唐憲宗即位改元元和元和四年冬十月

御宣政樓冊皇太子又按李絳論事集元和三年翰林

學士李絳等上言古先哲王以天下為大器知一人不

可以獨理四海不可以無本立太子以副已設百司以

分職然後人心大定宗社永寧有國家者不易之道也

陛下嗣膺大寶四年于茲矣而儲闈未建典冊不行是  
開窺覲之端乖重謹之義非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也憲  
宗依所請下制敕所司擇日備禮冊命今陛下自纂承  
大位改元以來五年于茲矣儲闈未建典冊不行豈不  
慮窺覲之端豈不思重謹之義宜速以宗社永寧為大  
本人心預定為遠圖也

--	--	--	--	--	--	--	--